



## 世界各国媒体报道法轮功的美好

“近百名会议代表的治病效果之显著得到了普遍的称赞。接受治疗者有的因刀伤、枪伤留下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解除了疼痛或麻木、乏力的症状；有的是脑外伤造成的后遗症，经治疗后立刻感到头脑清醒，解除了头痛、眩晕等症状；还有的是当场就消除了身体上的肿瘤；有的是在 24 小时内就排除了胆结石。也有一些是胃病、心脏病、关节病等病状患者，经治疗后都在当场感受到了消除病状的效果。”

这一段神奇的描述，出自一封感谢信，这封信是中国公安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在一九九三年写给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的。随后在《人民公安报》上被郑重地提及，同时报道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亲率弟子，为近百名中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做免费治疗（图一）。因治疗的奇效，受到一致好评。为此，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专门致函中国气功科学研究所和李洪志先生，表示感谢。

中国大陆媒体对于法轮功神奇祛病健身功效的报道，不止于此。中国《医药保健报》、《中国经济时报》、《羊城晚报》和《深星时报》等都曾做过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图二），报道了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 16 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自中共打压法轮功之后，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在中国大

陆的媒体中已不见踪影，但是放眼国际媒体，十多年来，关于法轮功祛病健身奇效的报道，却常常展现在人们眼前。这里仅挂一漏万提及几篇。

瑞士最大超市集团经营的《Migros》杂志，在 2004 年 11 月 2 日报道了 Marille Pun（图三）因常年超负重的律师工作而身患“纤维形骨髓炎”，通过修炼法轮功而重获健康的故事。她说真正说服了她的“是法轮功的法理：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修炼，并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这套功法使得你心态平和，内力增强，使得能量流贯通你的全身。”

匈牙利的赫瓦斯（Tibor Horvath）在经历多年的背痛，以及胯骨、膝盖和脚踝酸痛之后，通过修炼法轮功简单易学的功法，使他完全从这些疼痛中解脱出来了。赫瓦斯的幸福经历登载于《布达佩斯太阳报》（The Budapest Sun）2007 年 5 月 24 至 30 日的健康特刊中。

2009 年 5 月 13 日《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报道（图四），印度的琪茶（Chitra），把法轮功介绍给附近八十多所学校的师生，奇迹很快就发生了，学生的行为变好了，他们的注意力也能持久了，校长很高兴。在印度虽有许多宗教导师，但琪茶认为，“法轮功的修炼和别的完全不一样。那些修行人去听那些导师演讲时觉得很好，但是回到家后，还是和原来一样，但修炼大法的人，都会感到从内心根本上的改变，我觉得本

质上的改变是由内而发的。”

2012 年 6 月 15 日，丹麦电视台 TV2 采访了丹麦法轮功发言人班尼（Benny），班尼指着在宁静中打坐的同修们说：“我们的这种平静是来自内心的深处，无论面对怎样的问题和麻烦，都会因此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们不去向外看，指责别人。”电视台记者的心被触动了，她由衷地敬佩说：“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当法轮功出现在各国媒体上的时候，法轮功的道德力量永远是一个亮点。其实，这个亮点，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就已经现诸报端了。

1997 年 3 月 17 日，中国《大连日报》载文《无名老者默默奉献》，报道古稀老者盛礼剑，因修炼法轮功，为村民义务修路 1100 多米。

1998 年 2 月 21 日，中国《大连晚报》报道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法轮功学员袁红存，从大连自由河冰下 3 米，救出一名落水儿童。

1998 年 3 月 30 日《北京日报》报道一名法轮功学员，向科技界捐款 18 万元而不留姓名。

法轮功，他绝不是以祛病健身为终极目的的一种气功，他是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也叫法轮大法，自一九九二年五月，由李洪志先生在长春传出以来，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和道德水准、稳定社会，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文/海楼）

话要从九六年说起。我家五口人，我上高三，弟弟上小学，妈妈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位没有劳保的年迈奶奶。当时只有爸爸每月350元工资来维持生活，家里虽然清苦，但很快乐。九六年，大学都已开始并轨了，学费由每年的几百元变成了三千元左右，对于我家来说，根本付不起。爸爸急在心里，偶然的机，他辞了工作，与我舅舅合开了一个工厂，爸爸出技术，舅舅提供资金。

筹备了一段时间，工厂就这样办起来，也开始步入正轨了。爸爸为人正直，老实，善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新生的工厂中了，也把这个内弟当成了自己的家人一样，把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都和盘托出了。舅舅学到技术后，就想把我爸一脚踢开，用各种办法对他发难，逼迫爸爸走投无路，只好退出那个付出全部心血没开几个月的工厂。这时爸爸的状态很可怕，一天说不上几句话，脸色发黑，经常

## 爸爸打消了复仇的想法



看到他准备刀、绳子、汽油之类的东西，这时我妈妈五十多岁了，不得不到工地打零工维持这个家。同时我马上要高考了，只要我一到学校，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担心爸爸在我上学时会做出傻事。一想到这些我就放声大哭，老师与同学了解情况后都非常同情我家的遭遇，老师特许我回家复习。后来我就天天守着我爸。

没过几天，我的姑姑拿了两本书给我爸看，《转法轮》和《修炼故事》，爸爸看了两遍《转法轮》，我看了很多遍《修炼故事》，我感到：炼法轮功的人就好像初中课本《桃花源记》中的人一样，善良、

真诚、友好、童叟无欺。爸爸从此变化可大了：脸也不黑了，爱说话了，也有笑容了。当时我家的生活非常窘迫，但是我们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同时也知道发生这些事背后的原由。再后来我与爸爸参加了炼功点上的学法，爸爸在谈心得体会中说道：如果没学法轮大法的话，我姑娘高考后，我家就会家破人亡。他就把他的复仇计划说了一遍。听后我激动得哭了，真不知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学法轮大法以外，还能有什么能改变人心了。这泪水是感激的泪水。

说来也巧，学法结束后，在回家的路上，正好与我的舅舅碰个正着，我吓坏了，不知会发生啥事。我爸却主动与他打招呼。过后我问爸爸：恨他吗？爸爸回答：“也许上辈子，我害过或伤害过他，这下我全都还了。”（文／广东东莞 长虹）◇

## 最困难的时候，法轮功学员帮了我

【青岛来稿】我是青岛的一名厨师，今年三十五岁。二零零零年六月，我在济南老火柴厂附近开饭店，当时我店所在的位置正准备拆迁，所以店员基本上都走了，我也在联系房东交房搬走。

一天我和店员小白闲得无聊，就随便打牌消磨时间。可一会功夫就来了三个“110”巡警，他们以赌博为由，把我俩抓进派出所，没收了我兜里的两千多元钱和价值一千多元的手机。第二天又把我俩关在济南飞机场周围的一个拘留所，大热天的逼我们在外面干活。因为当时我穿着拖鞋，可干活时不准穿拖鞋，还要我交每天二十多元的生活费，不交生活费，每顿饭给的就是一个鹅蛋大的馒头。那时我才二十四岁，正是能吃的时候，还得干活，吃这点饭饿得不行，可我的钱和手机都被抢走了。

就在我困苦交加的时候，一块被关押的三位法轮功学员大姨，她们凑钱帮我交上生活费、买鞋及全部生活用品，我真的很感激她们，可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大姨帮了我，这可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

因为当时家里人都知道我要回家，可是连着一周的时间就是找不到我，父母都要上济南去找我了。后来我跟家人说起这事的时候，奶奶特意嘱咐我：当时电话联系不到你的时候，我跟你妈就怕你被黑社会给害死了，就经常掉眼泪，现在你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你可别忘了那些帮助过你的人啊。我答应着。



图：一九九八年八月份，来自青岛、潍坊、即墨、平度、莱阳、栖霞、海阳等地的四千五百多人在山东省莱西市体育馆内举行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整个体育馆内座无虚席，会场充满了祥和、慈悲。

二零零六年，干弟兄找对象，媳妇是炼法轮功的，干爸不同意，害怕将来受连累。我听说后就去找干爸：“炼法轮功的都是些好人，你可别错过这样的机缘，这个媳妇将来会孝顺您俩老人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遇到的事。这样干爸同意了这门亲事，后来干爸可没少说感谢我的话，说当初幸亏听了我的话，还说这个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找，村里的人都说他们家有福。

现在，我的朋友、同学、客户中，有好多人是炼法轮功的，这些人都是很好的人。◇

# 从四川德阳监狱的罪行看中共监狱的黑幕（一）

（接上期）四川德阳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十几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这里，笔者仅以自己亲身有限的经历，揭露中共恶党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这场迫害和四川德阳监狱的罪恶。

## 对法轮功学员肉体的虐待和摧残

中共恶党残暴凶恶的本性，在其监狱中体现的最为彻底和充份。在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肉体的迫害方面，可以说达到了人类邪恶所能达到的极致。为了摧毁法轮功学员对大法的坚定信仰，德阳监狱及其各科室、各监区、各职能岗位和各职能狱警，设计制定、部署命令、安排指使、唆使怂恿、亲身参与、亲自动手，多年来持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暴力迫害，仅举比较典型的如下：

（1）“军训”：所谓“军训”就是强行逼迫法轮功学员超强度的走“三大步”、“分解动作”、站“军姿”和长跑。姿势稍有变动或不满恶警或“军训员”（通常是恶警豢养的罪犯打手）的意，立即惩罚。如做“正步”的“分解动作”时，“军训员”往往故意拖长口令，使人无法站稳，脚尖稍一沾地，立即招来“军训员”的踢打和体罚。

（2）罚站：罚站是恶警恶犯最常用的摧残方式。初一听，还觉得不算什么。领略下来，才知道“最简单的最简单”。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他们的“站”，绝对是大大超越人身生理极限的，是完全没有入道的。一是超时，往往一站就被罚几个

小时、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准睡觉、休息，直到双腿肿胀疼痛的无法站立时才罢手。有时被罚站一夜，第二天还要照常出工，下午收工回来，晚上继续接着站。二是不准有生理需求，罚站时有打手专门监守，中途不准休息，不准靠扶任何物体，不准喝水，不准解手（或严限），不准吃饭（或只能端着碗站着吃），不准洗碗、洗脸、刷牙、洗脚、洗澡等。三是辅之以其它体罚，如罚站时必须头顶墙壁或头顶物件。四是利用自然条件强化体罚效果，如“三九”天超时罚站，叫“醒脑”，冻得手指、脚趾、耳朵甚至面颊全是冻疮；“三伏”天罚在太阳下站几个小时，称“调温”，连周六、周日都要在太阳坝里坐着背规范；秋夜里，恶警恶犯专门挑选阴湿黑暗的屋角落、并要强令法轮功学员穿短袖短裤罚站，让饥饿的蚊子肆意叮咬，还不准用手驱赶。罚站时，如不服从、不“规范”、不中意，轻则被肆意殴打、辱骂、侮辱、威胁，重则施用刑具，任意施暴。

（3）“严管”：“严管”是德阳监狱私设黑牢中的一种（还有禁闭和“黑屋”），属于隔离处罚，处罚期为二至三个月，德阳监狱的“严管队”曾长期设在原二监区，也是由恶警指派 3~4 名服刑恶犯负责日常监管、代警司职。它由五间“号子”（禁闭黑屋）组成，房间无窗，只有一个几厘米的小孔透气和监视，铁板门、地铺、无蚊帐，夏季闷热，蚊虫叮咬，一周才能洗一次澡。“严管队”是一个极端虐待和肆意摧残肉体的黑牢，整个白天，除了中午吃饭稍息一小时外，其余时间全在院外的操场上高强度、超生理极限的“罚跑”和“军训”。每天上下午各跑 80 圈，每圈约 300 多米，一天长跑近 50 华里。监狱里的“牢饭”本来就极差，而“严管队”的“牢饭”定量却被恶警有意克扣，遇到一周三次的“肉菜”（实际上是几乎看不见有肉的、甚至连油荤气都稀有的“水煮菜”），恶犯还要专门

将菜里的“肉”挑出去，不让吃。“严管”期中，除了牙膏、肥皂、卫生纸外，不准在监狱小超市中消费任何食品和物品。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许多人被折磨的皮包骨，哪里能承受了如此高强度的肉体摧残，但恶警恶犯不管不顾，跑不动倒在地上的人，由两人拖拽着继续跑，或跑着跑着突然松手，被拖的人则一头撞上墙根或阶石，撞的头破血流。

（4）禁闭：关禁闭就是把人弄到阴暗、简陋、窄小的房间里，双手双脚戴上铁镣铐，或四肢张开固定铐在刑床上受煎熬，连吃饭，大小便都不得解下来，浑身筋骨象断裂般痛苦，最后麻木失去知觉。



酷刑演示：死尸床

（5）群暴：这是德阳监狱的恶警恶犯们最常使用的迫害方式，不分时间地点，只要法轮功学员有不从的言行，立即会招来“帮教员”、“信息员”、“职能犯”等恶犯们的围殴；有时是推、拖进厕所或无人的房间里塞口或封口乱打，有时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围殴；群暴的时候，还不准被打的法轮功弟子发出叫声，所以，他们往往狠命的打法轮功弟子的喉部和胃部、腹部，这样就喊不出声音了。恶犯事后还洋洋自得地作为经验来交流。有时群暴现场会血溅墙壁，留下许多血迹，恶警恶犯们甚至强逼法轮功弟子舔干净墙上的血。

（未完待续）



酷刑演示：毒打

## 中共高层销毁密件说明了什么？

据一位供职于大陆一家金融机构的人士披露，其所在单位自上而下传达文件，要求近期将所有中央下发的密级文件统统删除或销毁，并且要求各级金融机构要将清理结果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逐级上报上一级金融机构。据悉，近年来，中共下发的各类文件以迫害法轮功为内容的居多。

中共党内的密级文件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据大陆这位知情者向海外记者透露：中共近日已经开始清理一些加密文件，蓄意销毁罪证，为日后被审判准备后路。

这是继几年前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 办公室”，下密令紧急内部收回自 1999 年非法迫害法轮功以来下发过的一切相关文件及资料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毁灭证据。这与二战后期，日本和德国战败前销毁证据如出一辙。此举证明了中共的罪恶被清算的日子即将到来。◇



【明慧网】我丈夫原是我们主管局的干部。有一次他参与调查我们同系统的一个单位（我们的兄弟单位）的一件事情，并如实地把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得罪了那个兄弟单位的领导。不久，那个领导调来我们单位当了我的领导。这位领导经常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给我穿小鞋。人家一看领导对我都这样了，哪敢跟我靠近。有时我随便说的一句无关的玩笑话，也会被人家添油加醋地汇报到他那儿，作为他打击我的把柄。一次他在职工大会上大声地说：“……有能耐你调走啊，待在这儿干啥呀？大门都敞开着呢，我买几串鞭炮欢送你出去！”谁都知道领导是在说我呢。他成了我心目中的“敌人”，我也常在背地里骂他“小人”、“鸡肠子肚”等等的。我只有忍气吞声抹着眼泪跟丈夫诉苦。

后来，这位领导因经济等问题被关进了看守所，又被判了刑。想到他干了那么多坏事，自己也被他欺负了七、八年，还真幸灾乐祸的。

当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看着他那浮肿而又苍白的脸，往日的风光早已不在。想到世人在无知中造着业，又在痛苦中偿还着业债，心中不禁升起怜悯之心。我热情地邀请他到医疗室坐坐，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向他介绍了《转法轮》以及我修炼以后身心所发生的变化。他感慨地说：“看得出你是真诚的，我谢谢你啦。你炼了法轮功真的变了。”我想是啊，我是变了，是大法使我心的容量扩大了。

不久，听说他儿子要办喜事。想到他现在是个落难之人，也托人把红包送了过去。婚礼那天，当我以真诚的笑容出现在酒店门口时，这位从前的领导快步走下台



## 不要教坏我！

【明慧网】2012 年 7 月 29 日，香港三十多个团体发起反洗脑教育大游行（上图），许多家长带同子女出席，不希望下一代接受中共的洗脑教育，要求当局立即撤回所谓的国民教育科，有九万人参加游行。

所谓的“国民教育”，就是歌功中共的洗脑教育。

手抱两岁女儿参加游行的钟先生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不希望我的女儿将来以为一党专政是好的，也不希望她以为六四事件没有死过人，不希望她以为共产党等于中国。”他说，“最反感的是，这是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个节目，它们不说真相，我怕我的女儿以后不知道真相，不知道历史，不懂得独立思考的能力，不懂得分辨是非。”他希望任何这种形式的“国民教育”不仅不要在香港推行，全中国都不要推行。

中共的精神洗脑是在幼儿园时期开始的，一进校园就被灌输“爱党、党妈妈”教育，小学课本的造假，孩子从小学习的是“假英雄”、“假事迹”、“假情感”，更让人忧心的是，中共邪党还对这些天真的生命灌输仇恨教育。

如被称为“世纪谎言”，用于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不但被印在小学课本里，欺骗孩子，还把这一谎言拍成电影，强制中小学生对学校为单位，人人观看，还要强制学生写观后感。

居心叵测的中共为了迷惑孩子们，还特意安排十二岁的“刘思影”（最终被中共杀害灭口）成为主角，让分辨是非能力不强、还不会独立思考的孩子们对法轮功产生了误解和仇恨。◇



图片解说：央视“自焚”节目中的穿帮情节。央视记者在采访严重烧伤的刘思影时竟然不穿无菌衣，刚刚做完气管切开手术的刘思影竟然能马上讲话、唱歌，完全违背医学常理。

阶，一边拍着我的肩膀一边高兴地大声说：“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从那以后，他要有事到单位里来，大多会找我聊上几句。我对他不再有怨恨的心，看到他也感到挺亲切了。◇